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

山水情 听月楼 惊梦啼

Shan Shui Qing Ting Yue Lou
Jing Meng Ti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ZHONG GUO JIN HUI XIAO SHUO BAI BU

《山水情》小说于清代中叶被禁。

《听月楼》因此书有对柯太仆之妾秀林与色鬼蒋国鸾通奸的描写，清政府认为有伤风化，故而禁之。

《惊梦啼》这部书着重描写淫僧恶行，多涉淫秽之语，而清朝又重佛，这或是遭受禁毁的原因。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國禁毀小說百部

才子佳人禁毀小說系列



山水情·听月楼 惊梦啼

Shan Shui Qing Ting Yue Lou
Jing Meng Ti

明◎佚 名
清◎佚 名
清◎天花主人

时代文艺出版社

山 水 情

[明] 佚 名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清小说精选百部(三)

才子佳人系列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小曼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646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翰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316 千字

印 张:210 印张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5387 - 1776 - 5 / I·1681

定 价:360 元 (全套共 20 册)

导 读

《山水情》（一名《山水情传》），不分卷，二十二回。不题撰人。此书刻本仅存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盖海内孤本也。首有署名“倬庵主人漫题”的序，有残失，仅余百多字。序者真名实姓未详。审书中字体、行款及用字不避“玄”字讳，而间避“检”字（明末崇祯帝讳由检）推测，书当刊于明末或清初顺治间。作者殆亦此间人也。又据所演故事及语言判断，作者可能系江苏人。

书叙北宋熙宁间，洞庭有秀才卫旭霞，至苏州探望母舅，与表兄杜卿云携游支硎，止于一庵。偶见禅房桌上有一尚未写完之诗，爱之遂续之。此诗乃昆山邹言甫之女素琼所作，时其与母及侍女春桃亦在庵中进香。旭霞深慕其才，思得一见，遂与女尼了凡相商从中撮合，佯称为了凡之胞弟，终于得见素琼。时了凡亦被旭霞风流俊雅打动凡情，遂假冒素琼，黑夜与旭霞偷欢。素琼见诗已为人续完，知定为旭霞

所为，亦深为爱慕。有伽蓝撮旭霞魂，冥冥中与素琼交合。后旭霞中试，时富翁凤来仪有女，欲招其为婿，与花遇春设计骗旭霞至家中以结婚好，旭霞不愿，深夜逃出，欲回苏州。途中为一张道长引进山中。素琼表兄吉彦霄，本旭霞、卿云同窗，亦欲撮合表妹与旭霞。时有媒婆来为素琼提亲，素琼突患音哑之症，未能成婚也。三年后，道长送旭霞入京赴试中第，因曾与了凡污秽禅林，仅得授嘉兴司事。衣锦还乡后，旭霞以道长所赠仙丹治愈素琼哑症，二人终成婚配。后二人竟与道长仙去矣。

此书凡二十余万言，书中情节逻辑紧密，故事曲折生动，语言亦简练耐读。叙卫旭霞与了凡偷情及伽蓝撮旭霞魂与邹素琼交合，稍涉淫秽描写，但为书中情节发展之重要关目，亦不可少之文字也，不得当淫秽文字读之。书成于明末清初，此间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之时，因而此书亦未脱时代特色。因此书在国内久无传本，所以少为人知，实亦明末清初之佳人才子小说一派也。小说于清代中叶被禁。

《听月楼》，清代小说，凡二十回，约八万余字。今存嘉庆二十四年（1819）同文堂刊本，又有嘉庆二十年（1815）忠恕堂、积秀堂刊本，分藏于南京图书馆和广州中山图书馆。不题撰人，有署“桂月”的序。

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明朝太仆柯直夫，为人迂拘执拗，有女宝珠，与柯太仆的外甥宣登鳌一见钟情。一日，宣登鳌之父寿诞，宝珠至宣府拜寿，偶见登鳌之诗，欲和之，其父促其速归，遂携诗回家。柯太仆以私奔苟合罪，逼宝珠投江自尽。裴侍郎营救后，收宝珠为义女。宣登鳌听传闻以

为宝珠已死，痛不欲生。裴侍郎令女儿陪宝珠登听月楼读诗，又引登鳌望见宝珠，并嘱其求取功名，方可如愿。后登鳌高中状元，奸相蒋文富欲招其为婿，将他灌醉抬入女儿连城房中，女儿连城触槐而死。皇帝察明真相，处置了奸相，令登鳌与宝珠完婚。

这部作品不出才子佳人小说的窠臼，情节亦多牵合凑湊。或因此书有对柯太仆之妾秀林与色鬼蒋国鸾通奸的描写，清政府认为有伤风化，故而禁之。

《惊梦啼》是清初的一部中篇小说，凡六回，约四万余字。有清初刊本，大连图书馆有藏。卷首署“天花主人编次”。天花主人的真实姓名、里籍未详，惟知他尚著有小说《云仙啸》，书前有署“竹溪啸隐题于白堤之草堂”的序。序中说：“《惊梦啼》一说，其名久已脍炙吴门，乙卯秋，其集始成，因嘱予为序。”由此可知，此书当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

小说的主要内容是：明朝末年，嘉善县有个财主金三畏，人称金员外，娶妻强氏，对他拘管甚严，从不敢做苟且之事。但他五十岁上下尚无子嗣，便有了生子的心肠。于是便勾引家中的婢女春桃，和其私下成奸。强氏发觉后，便责打春桃，并把她卖给豆腐馆利大郎为妻，利大郎年轻能干，又忠厚老实，二人成婚不足六个月，春桃生下一子，取名天寄。

镇江有个和尚，法名无相，靠云游化缘，积下千金，欲蓄发还俗。一日，无相见春桃姿色秀丽，便常在门前以募化为由进行挑逗。春桃嫌弃利大郎老实无用，两人便私通起

来，并合谋逃往外地成家。在出逃之夜，春桃偶得一梦。梦中同无相在外地购置土地房产，成了富翁的无相，对春桃日渐冷漠，又讨一小妾，整日寻欢作乐。春桃气恼，与无相争吵，无相大怒，操刀刺向春桃心窝。春桃大叫一声，一梦惊觉，浑身冷汗淋漓，幡然醒悟，就向利大郎说明无相勾引她私奔之事。夫妻二人设计，吓跑了无相，并得到他的资财。无相咽不下这口气，便到官府告发利大郎骗财。知县传问，春桃便同无相对簿公堂，承认无相将自己勾搭成奸之事。知县严惩了无相，利大郎家所得百金被罚没修桥。此后，春桃与利大郎安稳度日。

《惊梦啼》属于劝善惩恶之作，说明淫者必遭恶报，告诫世人要一心向善，无生淫念。

这部书着重描写淫僧恶行，多涉淫秽之语，而清朝又重佛，这或是遭受禁毁的原因。

(苏铁戈 吕庆业)

本 册 目 次

山 水 情 1

听 月 楼 169

惊 梦 啼 273

目 录

- 第 一 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 (1)
-
- 第 二 回 痴情种梦里悟天缘 (12)
-
- 第 三 回 卫旭霞访旧得新欢 (19)
-
- 第 四 回 美佳人描真并才子 (28)
-
- 第 五 回 太白星指点遇仙丹 (35)
-
- 第 六 回 摄尼魂显示阿鼻狱 (42)
-
- 第 七 回 东禅寺遇友结金兰 (49)
-
- 第 八 回 闹花园蠢奴得佳扇 (56)
-
- 第 九 回 三同袍入试两登科 (63)
-

第 十 回	出金闾画铺得双真	(69)
第 十 一 回	同榜客暗传折桂信	(75)
第 十 二 回	归故里逃婚遇仙渡	(83)
第 十 三 回	斗室中诗意传消息	(92)
第 十 四 回	闯仙阙赐宴命题诗	(101)
第 十 五 回	递芳庚闻信泪潸然	(108)
第 十 六 回	对挑绣停针闻恶信	(115)
第 十 七 回	义仆明冤淑媛病	(121)
第 十 八 回	金昆联榜锦衣旋	(131)
第 十 九 回	樱桃口吞丹除哑症	(141)
第 二 十 回	莫逆友撮合缔朱陈	(147)
第二十一回	求凰遂奉命荣登任	(154)
第二十二回	解组去辟谷超仙界	(162)

第一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

上巳踏青佳节，红芳着处争妍。行春游子厌喧填，
觅静寒山逢艳。借意千金淑媛，赚成云雨连连。蜂
狂蝶闹乐无边，惹得芳心转焰。

——《西江月》

话说人生夫妇一伦，乃是五伦中第一件。假如没有夫妇，哪里
有父子？没有父子，哪里有兄弟？没有父子兄弟，哪里有君臣
朋友？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天地，大夫妇也；夫妇，小天地
也。以天地比夫妇，夫妇岂不是人生第一件？后面许多姻亲眷
属，都在这里起头的。所以人生在世，无论极大的事，即如小小
遇合，哪一件不是姻缘？而独是夫妇叫做姻缘？姻缘者，有所缘
而方始成姻也。姻缘一事，平平常常，稀稀奇奇，古古怪怪，哪
里说得尽也！有以所见为缘的，也有以所闻为缘的，也有以所想
为缘的，也有以所梦为缘的，也有以有缘为缘的，也有以无缘为
缘的。缘之所在，使人可以合，使人可以离；使人可以生而死，
死而生。总之，不出小子所说“平平常常，稀稀奇奇，古古怪怪”十二个字中。

我如今说一桩姻缘故事：郎才女貌，两下相当，娶的愿娶，
嫁的愿嫁，中间又有人作合，又无不知情的父母从中阻隔，又无
奸谋强图兴波作浪，乃不知为甚么缘故，天公偏不许你容易凑
就，曲曲折折，颠颠倒倒，直到山穷水尽时节，方始相合。这也

是稗史中一桩好听的事。

那件故事，却在宋熙宁间。姑苏县洞庭东山，有一个姓卫名彩字旭霞的年少秀才。其父卫勤，字匡国，是个贡士出身，做过孝丰县知县。夫人是苏州蔚溪杜家之女，止生得这旭霞一子。旭霞在十七岁上，不幸父母相继而亡。既无叔伯，又鲜兄弟，茕茕孤守，唯一主一仆居于长圻十里梅旁之村舍。为人潇洒脱俗，胸储二酉，学富五车，面庞俊俏，人材飘逸。每每出去游玩，男人见了则称羨不已，女子见了则向慕靡穷。

一日，渡湖到郡去探望母舅。住下几日，恰遇三月上巳，踏青佳节，同了表兄杜卿云，步出阊门，去游支硎。一路上喜得风和日暖，桃柳芳菲；来往游人，舟舆络绎，士女骈阗。

两人也不乘轿，走到观音街上，摩肩擦背的挤至殿中，玩了一会。见这起人挨挤得狠，旭霞对卿云道：“我们何苦也在人丛中挤轧？寻一个僻静所在去坐一回，倒也适意。”卿云道：“使得。待我领表弟到寒山去，有个尼姑静室在那边。这所在幽闲僻静，妙不可言。更于这庵主了凡是相认的，此去自然有茶吃。”旭霞道：“既如此，乃极妙之事。表兄何不早说？但可有标致尼姑在里边么？”卿云道：“不瞒表兄说，这了凡师兄弟两个，真正俊俏得紧，只怕表弟见了要动火，空咽涎唾哩！”旭霞道：“休得取笑，我们快去！”

说罢，两人出了山门，携手缓步走到近庵的所在，见一石上摹勒“寒山”二字。旭霞看过，乃惊讶道：“原来唐时杜牧有‘远上寒山石径斜’之作，就是此处！果然幽雅，名不虚传。”

两人互相赞叹了一回，遂同走到尼庵门首。但见禅扉洞启，轻轻的步入回廊。恰好尼姑听得犬吠走出来，劈面撞着了两个俊俏书生，乃道：“杜相公许久不见，今日何缘得到草茅？请到佛堂里去随喜。”杜、卫二人见了这尼姑丰姿秀美，体态幽闲，暗里顿觉动情，喜不自胜；一径随了尼姑步入佛堂去，假惺惺的参

拜了大士，起身来向了凡作过揖坐下。

卿云启口道：“师父一向好么？”了凡乃叹口气道：“蒙相公问及，但小尼因前世不修，得陷入空门，日夜受清苦，有甚好处？”卿云道：“既如此，今世着实修修，行些方便，结些善缘，来世自然不复入空门受孤单了。”了凡道：“休得取笑。敢问这位相公尊姓？”卿云道：“是我的表弟，姓卫，字叫旭霞。”了凡又道：“尊居住哪里？”卿云道：“住在洞庭东山，年方弱冠，尚未曾有室。师父替他做个媒人。”了凡道：“相公们俱是名门旧族，怕做媒的少，要小尼做？休得又来取笑。”卿云道：“今年我们表兄弟进京去乡试，倘得中了，荐他来做护法可好么？”了凡道：“相公此去，自然名登金榜的，但是怎肯到荒山来做护法？”说罢，了凡只管注目相盼旭霞。旭霞亦不免着眼了凡，两边眉来眼去一回。

了凡去拿茶吃过，正欲引进斗室中去，再用果茶，却见外面气赳赳的跑一个老苍头进来。仔细一看，竟是杜家使者。那老苍头见了家主乃道：“我哪一处不寻到？早是我记着相公年年游山，要到这里来吃茶的。不然，这样人山人海的所在，就是仙人也难寻着。”卿云道：“家中有恁急事，特着你来？”苍头道：“不要说起。大相公才出得门，不知大娘娘因甚忽然放死起来；叫唤多时，方得苏醒。老相公分付：请相公速速回去。”卿云听了，遂吃一惊，乃对旭霞道：“游兴正浓，闻此急信，只得回去了，怎处？”旭霞道：“游玩本非正事，表嫂之恙要紧，还该作速回去。”卿云道：“但因兄之事，而扫表弟之兴，奈何？”旭霞道：“这个何妨？目下喜得天色尚早，不若表兄同尊价先归，让弟独自畅游一回，抵暮步回。此实为两便者。”卿云道：“如此倒好。但是失陪莫罪。”说罢，竟自别过，慌慌忙忙的去，只剩得旭霞在庵。

不道是了凡乍会间竟看上了旭霞，见得卿云去了，也竟不在心上，仍旧留这卫旭霞进去，说道：“如今请到里面去坐，待小

尼打饼来吃。”旭霞道：“初会怎好相扰？”了凡道：“不瞒相公说，那社相公时常来吃的，只是寒山淡薄，有慢莫怪。”说罢，遂领了旭霞曲曲折折走到斗室中去，教他坐下，自己拽上了门，往厨下去了。

旭霞独在室中，思想这尼姑古怪，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忖度。瞥见壁后另有一室，在门缝里悄悄偷瞧，庭中红芳烂漫。轻轻推开了门，挨身进去。这室中精雅莫比。走下庭阶，见一树海棠开得娇媚，实为可爱。玩过一回，复入室来，又见一榻铺设得华丽非常，罗帐金钩，锦衾绣枕，此时惊骇无已，遂暗想道：“不信这尼姑如此受用！”又想一想道：“出家人不该用这艳丽之物。”正迟疑间，走近桌边细玩，真个窗明几净，笔砚精良。见这桌上押着一片笺儿，上面写着“赋得露滴花梢鸟梦惊”之句，又暗想道：“此更奇怪了！这样雅致诗题，难道那尼姑也晓推敲的？只恐不是。如今我也不管，也恰好有笔砚在此，又值我诗兴方浓，不免趁此题作两首在上，少不得有着落的。”想罢，即研墨润笔，吟成二首，写于笺上，诗曰：

露滴花梢鸟梦惊，纸窗斜月正微明。
凄凄恒忆巫山女，独卧萧萧听竹声。

其二：

月落窗虚竹影横，龙涎余香看云生。
短檠明灭闲相照，露滴花梢鸟梦惊。

写毕，又念过一遍，仍旧押于桌上，悄悄的拽上了门，原到斗室中坐下，踌躇费想。

只见那了凡同着一个婆子，掇了茶果饼食，自己捧了一壶

茶，出来同旭霞对面坐下。吃过几杯，旭霞道：“贵庵有几位师父？”了凡道：“还有一个师弟云仙，便是两个住下。”旭霞又问道：“两位的青春几何了？”了凡笑一笑道：“小尼今年二十四岁了，师弟止得二十岁来。”旭霞道：“可惜这样年少，都出了家！方才说令师弟，可肯请出来一会么？”了凡道：“今日出去了。”旭霞道：“小生缘浅，恰好不相值。”了凡道是就来的。旭霞道：“到哪里去了？”了凡道：“近日昆山有个姓邬老爷的夫人同了素琼小姐在小庵作寓，镇日出去游玩的。今早师弟同他们到花山去了。”旭霞道：“昆山哪个姓邬的乡宦？”了凡道：“小尼一时记不起他表号。就是广州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因水土不服，去得三个月，就死于任所的。”旭霞道：“原来就是邬吉甫老先生。”了凡道：“还是相公读书人相知广，倒晓得他的号儿。如今他的奶奶又没儿子，只有这素琼小姐作伴，年年春里要到小庵来的。”旭霞道：“敢问他的小姐几岁了？容貌何如？曾适人否？”了凡道：“若问那小姐的年纪，正得十七岁，尚未曾适人。若要说他的容貌，教小尼怎个形容得尽？待我慢慢的说与相公知道。那小姐真正生得眼含秋水，眉分翠羽，杏脸桃腮，柳腰藕臂。更于那柔荑十指，出袖纤纤；娇软金莲两瓣，落地稳稳无声；且又词赋都佳，琴棋书画，靡一不精者，就是古时的王嫱、西子，小尼虽不曾见，谅来也不过如斯。不要说男子们见了魄散魂消，就是小尼辈见了，也觉可爱。”旭霞道：“依师父说来，是个倾国倾城之色了。”了凡又道：“相公，这个小姐是贵人之女，聪明娇好，也是当然的，不必去羡他。谁知她有一个侍女春桃，□□□□与小姐不相上下，兼且从幼同小姐读书写字，□□虽不能勾一般吟诗作赋，启口惯要谈今说古。相公，你道好不诧异，好不动人情也！”旭霞道：“世间不信有此二妙！倘他归庵时，可能赐小生一面否？”了凡道：“这个容易，在小尼身上，包你相见。”旭霞道：“小生若得他的芳容一睹，来日就死，也不教作虚生人世了。”了

凡道：“相公小小年纪，说出色中饿鬼的话来。”旭霞道：“师父，小生还有一言熟商。他们归来，见我是个男子，就要生疑了。”了凡定睛一想，道：“有了！不如我与你权认了姊弟，便于相见那时好从中帮衬，尽教你眉来眼去，使那老夫人不生疑虑之心。”旭霞道：“若得如此，不要说认姊弟，就是拜师父做娘，小生也情愿。”说罢，即将双膝跪于地下。那了凡见如此光景，满身都麻了，竟自一把抱住旭霞，亲上几个嘴。旭霞此时意思，也觉着□的，但是心里存着要求功名的念头，道是替尼姑做了事，终身蹭蹬的，只得硬妆乔的推开了。

了凡乃道：“好个嫩猫儿，有荤在口边不要吃！”遂暗想道：“待我停一回，算个妙计，今晚留他住下，不怕他不上我的钩。难道与他歪缠了半日，白白里放他去了，倒教我害相思不成？”

想罢，正欲复谈，只听得外面叫一声：“师兄，奶奶、小姐回来了！”了凡答应一声，忙叫婆子收了茶果，打扫干净了，抽身走到殿上。见了老夫人，乃道：“奶奶、小姐回来了。今日花山之游可畅么？”老夫人道：“幸喜游人稍稀，亏这云仙师父引道，都遍游到了。”说罢，遂问道：“师父在里边有恁政事？”了凡道：“今早小尼的弟子来探望，陪他在里边，故尔失迎了。”老夫人道：“原来如此。令弟几岁了？”了凡道：“今年甫弱冠，是个有名的少年秀才，但境处孤贫，尚未受室。”夫人道：“我一向不曾晓得师父有这样一个好令弟在那边。”云仙听得了，暗里也觉好笑，乃接口道：“连小尼同住的也是。”了凡对着云仙，把眼色一丢，云仙便缩了口。了凡道：“待我去唤他出来见奶奶的礼。”老夫人道：“不消惊动他了。”了凡道：“岂有在这里不出来相见的？”说罢，竟自进去。夫人道：“既如此，小姐退后些儿。”素琼听了母亲之言，叫了春桃，同躲在遮堂后边。

谁知了凡领了旭霞，倒开了正门，竟从遮堂后走出来，劈面撞着了素琼小姐，急得她没处躲避。了凡道：“小姐不要踞促，